

66820
:14



曰嗚呼自古天地閉賢人隱其負才挾竒而死
者蓋亦多矣而何獨于公謹乎淚漣念曩者升
沉離合之間類氣數之巧會而非但萍聚之偶
然追憶廿年以先張季博雅公謹妙妍童子何
知亦濫隨肩方其就試郡縣也太守下堂拔茅
俱前誰司文衡一擠而顛當時人心見才知憐
僉曰夫夫也卽隕于垤而必不隕于山孰知自
此以後吾三人之南之北差池燕羽而不得一
奮者又幾十年戊子之秋何因何緣泊乎相遭

于長安之市而遂儼賢書以後先于是坐必衽
結出必騎聯呼梟爭盧前橐後鞬曩之見憐者
且沾沾左券在彼而侈然責應于天而今竟何
如也張季者再上公車已倦游而爲小官矣某
也半沉半浮站站若鳶韞玉恐輝束薪戒烟則
猶故吾也而兄也遂淹淹邑邑而中道夭其天
年蓋嘗讀兄之文空水樓臺白雲鷄犬我固疑
其脆而不堅而相兄之面火色鳶肩抑何以無
一日之騰上而遽已灰濕而不然曷觀于曩者
離合升沉之故乎夫旣不偶然矣當其窮時何
事不有而又何怪乎今日之長捐也耶某也數
年以來車載脂而復懸馬欲進而頻遭出門戀
哺入門呼天其所遭之坎坷慘戚頗類于兄而
稍勝者百身萬死之餘尚得扶此支床之皮骨
以臨兄之几筵嗟憂生之未涯兮羨逝者之僊
僊願吾靈之達觀而無以結遺恨于九泉

祭王逸季文

嗚呼季子子衿尚青華髮未顛而片紙已貴名

字甚羶雌黃出口無翼而遷有懷風義願奉周
旋蓋千里之簞多不知其姓名而戶外之屨又
不餘力而讓前作爲文章高天深淵突兀蒼涼
窈冥連蜷知者心折欲死而不知者亦瞠目橋
舌而不敢言此寧獨承藉之高苞蘊之富而才
量氣力已彷彿弁公之壯年華而實之實而虛
之蓋名世大用之器已具而特有待于造化之
磨湔豈其粒實未收咫尺步未展溘焉頓盡而僅
留此嘔心無用之俳語于天地之間今之高厦

華居樽筮圖言生平之所樂者顧不足以少留
而忽矣其不遠固知天下有寄之物盡同瓦礫
而獨怪夫英英精氣亦蕩如燈燼之浮烟人以
爲季痛而且以爲弁公惜抑一枝不兩榮世殆
然歟而名德大人本支百世又豈其累基之不
勝而遽已斷續于季氏之一綫徒使寡母嫠婦
之嘆泣學士大夫之咨嗟相與弔螽蛄于朝霜
而碧土花于夜泉猶恍惚冷垣敗壁鼠殘蠹蝕
之餘光怪隱隱計此浮霞濫采何足以中鬼神

之忌而疑亦不過天道之偶然惟某與某兩家
氣分道義所聯昆弟之好講自髫年竹素共商
歌笑共延猶記酒酣頽峩褊褫辨難紛如人我
熾然宛其死矣誰咄誰妍嗚呼後死者安得不
摧心于逝水而寄恨于簡編也耶

祭考功主事陸中陽文

辰巳之交余始爲人好我良朋以類見親于稽
其類瘦松蒼筠夫惟我兄碩大有儀鼎則函牛
刃可剗犀其腹便便經史陸離古今成敗朝野

是非近指諸掌圜列若眉傍及竺乾柱下之詞
旣汎其流亦啟厥鍤發爲文章怪怪竒竒彩虹
連蜷墨雲淋漓匪茲壯氣孰建瑋詞孰是人耶
而止于斯憶初同志晤言一室兄語蟬連中夜
攬憤喟然其歎日月如客素券黃符富貴可擲
惟二三子僉曰不然曾是魁士而習稿禪國有
大議抑秉重權湯沸釜焦口燥唇乾嶽嶽其冠
揚揚其鞭必也是子生豈偶焉載沉載浮逸轡
旣頓晚而遇時庶幾左券徜徉留司其入已巽

絳山先生集 卷之二
茫然大歸竟復奚論嗚呼哀哉遡交雲間已失
二龍長孺首路兄躡冥蹤何癯何肥何阻何通
繁霜悴之誰適爲容我哀斯人匍匐無從中夜
之語以印我胸尚饗

祭金開石文

余初見君伯氏與同羽毛旣豐猶未漸鴻俄青
子衿駿譽蔚起旣廩學宮咫尺步萬里且治文史
且親晨昏太公有恙不能自言以叩國醫醫謝
朮手君乃覃思視此肘後鬼神牖君一投霍然

以是得之其好彌專時有昌陽用佐殮粥出其
緒餘惠彼殘篤君之尊人迄今壽康華髮宴如
君也辭堂嗚呼哀哉惟予好君匪獨親識家人
兒女厭于乃德爾邑爾家逮爾侏倪君以身事
各慰爾私聞人急難奔赴僕僕刻心攢眉如鏡
膚肉存此一念何事不克小者活人大可活國
大用不究人或舍諸大德不壽天道何歟閭里
痛君百歲如寄辛苦爲人以致盡瘁余獨慨然
何草不萎君歿見思且有永貽曷以貽之視君

之子三雛翩翩君乃不死尚饗

祭鄭司理文

嗚呼自三年以來官于吾土者樊令早零鄭君繼天而吾漸疑其無天自古之廉而未必福者蓋亦有焉或矯而亢已剝而傷物若寒泉瘠石理不能潤草木而二君則有間矣樊如秋雲之靜而君則更被以春雲之溫胡其同窘于一命而不能以自前君爲司理吳民稱之一以爲佛子一以爲慈母蓋往往以君子推小人之腹而以牧守行法吏之權吾常見其行部也騶御不備廚傳不飭若無戀于再宿之桑下而其處官也拔葵于庭懸魚在門曾無改于半席之青瑣故常虛心平氣以伸上官之斷而上官自不欲行其喜怒常僂躬善辭惟恐傷衿紳之意而衿紳自愛重其居間彼雀而角者焉懲而箝其口彼虎而冠者焉怵而膠其拳吾常有兩言頌君仁能勇虛生明蓋其效如此吾乃知鈎筭之不若肺石而束矢之遜于蒲鞭初君有毋就養邸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間霜露不時疾病俄纏毋不子留丘首西川子
不毋見腸斷吳天萬姓喁喁百身可捐祝有益
乎胡不永年聞君母子同病于邸時皆有彌留
之勢恍惚再甦神靈默旋蓋修天之定久矣安
知此數月之命不爲吳民而延耶素祧翻翻靈
今還矣俎豆之民多于攀轅豈惟世好有涕潺
湲丘里有言吾以矢志勿諉而已尚饗

祭黃龍田文

憶初交兄余猶小生兄已鉅儒余學未成兄名
且宿余之登鄉書也齒非少矣兄又後十年而
得雋得雋未十年而與世辭以其小成雖貴猶
賤以其晚成雖壽猶夭此余之所咨咨爲兄惜
者也兄之爲人粹乎其溫也舒乎其容也頽乎
其順也當其屢戰屢北笈殘登敗而不見兄之
色愠也醒醉滿堂噍笑橫起而不見兄之色遽
也象而爲文鳳羽肅肅鸞鳴鏘鏘雅步徐言弗
蹶弗張是其于德爲長者于相爲壽者而竟以
十日博士死耶先是數月余從叔祖伯榭亦以

六月博士死其死也人或謂其文如奔流不止也如過電而不收也則兄何以死焉倘有命存非人所得而相耶抑兩君之宜遇久不遇善窮者卒以窮終耶夫是區區者爲福幾何而臯比不菽席苜蓿不沾唇寡妻弱子廬飢無所則曷不如東家老諸生束書以嬉需次歲月蹒跚一羶亦煖亦飽又奚以齒霜踐雪抱牘上春官爲哉嗟乎裳甫死則已矣且暮等耳惟是春風冬日之德定足以穀子孫渾金璞玉之度猶足以表後進余其敢忘謹披淚以告逝者尚饗

祭張伯隅文

我思吾友如金如玉文既有餘質非不足積學紛紛耻以自負在某業今是亦不朽豐肌麗詞副以神理勢則倒峽機則激矢南宮揚藻魁名嶙峋東壁虛左竚待俊民歛足以俟不中芳餌無競之地君子所止桂玉三載苜蓿一方寒士之債貴猶未償人其舍諸清華爰踐如彼蘭馨不風自扇春夏二司拾級以升咫尺步要津退然

後人若萬斛器尚虛其半未滿而傾朝野所歎
嗚呼哀哉維先中丞業在鼎鐘襲珪累綬亦足
以雄君獨俛首窮茲一經虎丘之麓虎橋之濱
掃葉以書拾橡而飯毛羽未豐其志已遠時亦
豪舉徵絲選肉退而泊然徙倚修竹生平情寄
亦澹亦濃覈其歸存乃見素風京華要官賃衣
貸食苞苴之問望門掃跡膏梁華腴曾是爲難
不難而難我未敢言嗚呼哀哉君今所遺僅此
弱犢誰其食之君之鮑叔非毛非裏爾收爾贍
善人之窮義士撫劍以此思君君真可思二三
知己掩涕謂之冤今來歸目可瞑矣高原膺膺
中丞在此

祭郫令顧二懷先生

萬曆丙午某月日郫縣尹二懷先生之喪至自
蜀中其門人某束芻絮酒酌而哭之曰嗚呼先
生白首一命尤可言也萬里一棺不可言也豈
曰無才綆修汲短豈曰無年轡長策緩制命在
天人復何惋師有難兄爲宮贊公伯仲競爽承

家亢宗清白共矢文藝共攻宮贊如泉淵淳春
容先生如潮滉潑冲融搖筆成彩噓氣爲虹自
舞自歌灑然意得摧鋒破堅儕輩辟易不挾半
刺夜光湯擲數逢知己每前其席垂登而躡十
年崎嶇小伸大詘卒困公車青瑣墨綬相去能
幾有民人焉是亦吾以介在一方蠶叢之都平
生慷慨孟門康衢蜀棧可梯陴筒可沽不負書
卷不羞妻孥冰蘖素心霹靂老手脂膏非潤紛
錯立剖民譽上騰薦剡且走胡然蹙蹙柳生其

肘委命遐荒竟阻丘首嗚呼哀哉我思先生勁
骨隆顴黃面老曇赤脚散仙自小去乳不近血
羶紫莧白茄若將終焉中道食肉非性所便五
斗官俸一飽而填何怪此生遇合竒遭嗚呼哀
哉惟衡事師年尚童子擊蒙訂頑醯覆全啟彙
征之歲踵師高步在衡非蚤在師且暮辛丑南
宮鄙獨先驅在衡已暮師將何如窮達之感成
我之思時時在心矢報勿諉師今逝矣生死絕
矣有淚如崩不可雪矣流水高山輟弦以待輪

扁之傳則諸子在

祭歸烈婦

萬曆三十三年某月日歸烈婦以殉夫死烈婦者吾太倉陳文學女也歸氏之賢者予慕傳其事而州人王衡酌以文其詞曰偉哉夫人傷哉夫人計其生也事夫之日短事母之日長其死也不足以生死夫而或足以死生母曾不一反顧而畢命于尺練偉則偉矣倘亦死有餘負乎夫謀生萬端擇死一路其始勃然湯火可赴頃

而色變再則却步奄忽之間徑寸之地慮短慮長慮仰慮俯化百鍊爲繞指漸蘭芷爲鮑臭者則是之故矣夫人惟義不反顧故能死一反顧則屈曲情場膠膠囿囿豈復有死所哉三從有時惟一趨婦不見母猶女不見夫所從者室而室穴而穴矣如塗車芻馬枯腊與俱焚亦不痛斬亦不殊吾分長畢奚他之圖彼山頭不化之石西陵同心之栢死情情在其變何極爲溝爲壑爲蟲爲蜮孰與死義震雷皎日其尤異者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夫人既以義捨生夫人之母又能以義對女饑寒可忍且暮可捐名不可啖彼何慕焉母之教耶女之化耶吾不知其然要以有范孟博王彥偉之子當有是慷慨引義之母其有是母而子爲孟博彥偉不難矣夫人死矣夫人安矣

祭叔祖堅吾文

嗟乎公之死不待病也其真夢耶世盖有夢爲鳥而翔于天夢爲魚而泳于淵瞽瞍然惡其覺者矣豈必咀藥枕上分香床頭者之爲良死乎

所恨者我公一腔佛子之肺腸千般豪傑之作用丸熊未報之苦心斲輪未傳之老手瞽焉風馳電掃于一彈指之頃而莫知其由今已殘之夢不可追未完之夢不可續徒令人若狂若瞽噉然撫心而慟耳世之知公者文也其知公未盡也世爭竇趨公也堂居世鳴空鏘公射畫的世喜咀商刻羽而公如霜後鍾世艷時花美草而公如天半松以是名譽揭揭而與世抹掇三十餘爲諸生傍四十而登賢書餘五十而爲鄉

校師不我知也人則爲之雖然以好公文者之多不能使公貴以不好公文者之少偏能使公賤其極也吾以百千君子之愛公而不能贖公生以一二僉壬之憎公偏能詛公死饕餮老壽而食人賢智奄沈而下世此其爲誰惠誰逆何黨何仇有天乎無天也公雖大用不究然富不足以潤書生之屋而已足以望窮親之腹力不足以贊官長之平而已足以化戚里之爭澤不足以濟天下顛連之病而已足以造二三孤嫠

困抑者之命吾儕見公之識鍊而心精行端而志厚又其度舒舒其容于于嘗戲相品目曰是且爲名牧伯又曰是且爲佳司空今一一不驗所可見者唯是五十孥廉猶能使明經之價貴半年博士遽能使廣文之羶熱至于生徒執子弟之戚師儒登尸祝之筵以是爲觀大受之一節而彼其全才兼器則杳乎與體魄俱逝矣嗚呼痛哉公今已矣百緒茫然奄奄病婦日儼先公死而不死煢煢寡女求代公死而不得死而

公獨死向所謂孤嫠困抑寄公以命者公今又以其孤嫠困抑轉寄人以命矣吾又安能撫公視而使之瞑也維衡與公分雖祖孫年則伯季三十年曉窓夜燭半壁同寒三千里風馬雪驢一羶共煖肝膽真合涕泪亦雙戍之年公留我歸幾爲我而投筆丑之年我進公退欲爲公而擲冠當時胸次一何介然自今思之夢短夢長夢得夢失摠付之龍門一坏土山陽數聲笛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祭座師黃葵陽

嗚呼哀哉先生之徂寒暑遷矣輓車祖載旒旌前矣松區蕪蕪霜露鮮矣風華掩翳隨寒烟矣追憶先生懸車之歲以迄于今丑甲一週類天道之始還盖不惟入幕故人慟西州之路入室弟子溷龍門之士即平日格格不相下者亦吞舌而自悛如衡之不肖向者盖嘗以尺寸之進累先生矣而今者又或因以致妍嗟嗟得失寸心是非千古彼區區甲第奚但不足以榮辱先

生抑何足以重輕一士而胡世論之錯然意當其水火爭鎗箭鋒當弦攘臂相仍其孰舍旃一旦身退矣且死矣人我是非畢投于清冷寂寞之地而蓋棺之論出焉吾乃以知直道之不終亡而頰舌之無權雖然衡何人斯衣鉢僭傳代師受名亦代受羶毀極之譽譽極之毀吾亦安保倚伏之所終而直以信之于天所甚痛者忽忽自循其冠服不及旅進師門更受當官之戒而所終身誦者僅僅此拂巾衽褐之初言草行宿矣酬知何年嗚呼哀哉

緜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疏偈跋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圓通菴主真月者欲闢其故菴居托其姪張伯
新乞予爲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頭目
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滿天下生民之
膏血殫焉卽三家之市籬草開林者百百十十

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爲應
一日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于智藏禪師三
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叅百丈皆曰
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
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
師云待先輩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爲之悚然汗
出今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
此象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業見爲低昂久之
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刹之雄麗寶香纓絡之
莊嚴則偃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揖而聽之
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麗
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夷蜂臺于蟻
埵于心安乎此真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枕河
之岐去州治可三十弓其去學尤近使粗有棟
宇可容龍象磬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柝絃歌
之聲相和答亦一佳境諸壇越倘有意乎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天妃神者林姓閩人也生含冲氣道代天工肇

領黃符主盟赤嶠九天飛寫凌烟水以若空半
餉行光歷滄桑而未老迨海外濟類危之舶乃
眉州創始祀之基爰立宋元代加封號肆我
昭代丕著威靈玄籥應嚮而不窮悲願有呼而
必應遂使當食使者萬里來秔稻之艘樓船將
軍一戰截鯨鯢之角嶠夷獻其珍賚陽侯偃其
波濤以致世有顯褒地皆隆奉而其行宮在劉
家港者縮三江大澤之激衝受全海靈潮之吐
納地形最勝神績尤彰雲璈時韻于空中紅燈
或舞于檣上以保障螺羸之族且津梁魚鱉之
民天固弗言人思崇報會宜掃碧津而迎鶴駕
庶長留絳節以鎮鯨波而歲月其徂風雨勿戒
塵滿棲雲之殿沙侵醮斗之壇憶昔藉神力于
叢祠痛則疾聲而呼父母乃今委靈貺于草莽
緩則拱手而還鬼神主其怠而賓不顧矣念衡
世居海而濱東如在神之宇下雖與鄉子弟共
沐旃幪之澤尤爲家大母私啣救濟之恩昔常
拯之艱危又親感之夢寐以顯赫如彼而陵夷

若斯有其廢之是可忍也乃用手創短蹠躡擯
微貲尚賴諸方助成盛舉共解瓊瑤之佩重新
桐栢之宮璇宇煥開珠衣不化畫棟奪蜃樓之
氣珠簾掩蛟室之光使地隱魚龍再擊馮夷之
鼓橋成鳥鵲重迴織女之車則將潮不怒而風
雨時波不揚而稊航至豈徒競金仙玉真之麗
飾侈玄都紫極之虛談者哉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法海大海爲
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
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
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生大悲
喜以偈紀事

百業相蘊崇猛如火聚種種嗔喜緣多以食
化故一殮窮萬齧半七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
飽各腸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開
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舌調鸚鵡說法
不可聞龍象相爾汝堂上搖帚拂階前熾焦釜
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樞訣蕩開

鬼戶逡巡劈五指沸鼎空中舉以茲麻粟微丘
陵化爲脯回首泥漣濤喫人作甘雨颯颯秋樹
間曖曖影吞吐紛紛諸有情螻蟻生毛羽稽首
慈悲尊作我大父母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三際盲講師偈
經歲千卷卷幾千字心睫相仇十僅一二一耳
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聞性旣旋
并耳亦置舒廣長舌滿覆大地刮盡金篋眼障
難翳不識字人是真導師

戒殺文

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
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
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
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
心最真且切孟氏言遠庖厨以全不忍不佞獨
請近庖厨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
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膻而不可食
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

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耳未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菓五案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今陳列十倍于前尚嫌無下箸處他邑間以蔬藪點綴獨吾州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舉十

有二物此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何禮哉古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痛况數巡之後一飽之餘目饒胃憎舌廣腸窄徃徃飲止啐唇肉不減齒雖蘭肴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約宴尊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廿五器常日款客不得過十五器其糖菓餽飭不在數內暈素間錯無宰重牲不拘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

所殺之數相補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
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無笑其慳乎則又嘗
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殘炙則揮肱而
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戶而避之親朋
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于此甚慳
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
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
可以合數日之歡其究能使媼族貧朋益親又
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
事而其初皆由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
若宴會從簡諸凡非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當
別爲叅訂以告同志謹先以食化爲嚙矢

續陰騭卷後

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
騭也曰人生而爲造物蠹也椰子天說備矣但
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禍使人
視其身如蚍浮蟻鬪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
所不至哉蓋其說弊于智者曰善尚不可爲况

惡耶夫營營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
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
谿刻以博名閉距以守名甚且敗人名以自尊
其名故造化忌之爲其厚飾于陽薄積于陰也
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
中函新刻百紙按之纔兩事耳一爲葛繁事一
爲黃蕪濟事余怪問仲醇子何不哀成卷如感
應篇類者而寥寥如此仲醇復曰夫讀感應篇
者誰能竟乎且語雜則或誕而不情摩頤踵奪

資斧以濟人賢者猶難難則將并其易者置之
百人行而十人不行或有所待而行其爲德狹
矣吾以爲欲方便人先方便已道乃可繼故止
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善其志勤其術
約而猶未有以徵也昨雲間友人書來忽述其
里中有茂才翁生果者己丑三月三十日夢入
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而福然有四分
未滿以子無功德生日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
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于仲醇然

生固素不識仲醇人也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
四廡西廡側塑仲醇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
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葛繁昏也
然則仲醇且真葛繁矣夫耳不聞之謂陰德仲
醇且不欲徵之人而願欲徵之鬼乎且以仲醇
之才不肯竟其業以霖雨天下而屑屑于消塵
滴露嘻其亦窘矣雖然剩養一僕歲計可饗千
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
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於勿論卽士
君子孳孳鷄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卽安其亦
可矣若以是說爲荒唐則易云餘慶餘殃者是
何語齊宣王保民一念是何物請諦思之因爲
刻而刻之如左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予讀孤松上人詩其鑱刻精麗卽貫休皎然工
力弗敵也願能廻其綺心儻氣爲苦行沙門刺
血寫華嚴等經一百二十卷可以爲難矣或疑
是有爲功德去真諦差遠夫捨幻得非幻以潔

滌不潔試小痛遣大痛此小乘法卽幻卽非幻
卽不潔卽潔卽痛卽不痛此大乘法有爲無爲
奚論也昔釋迦文佛爲菩薩時時世無佛不聞
法語爾時有魔變婆羅門言自佛所得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
以語汝言下卽自剥皮曝乾聽書魔便滅身佛
從下方出爲說法得無生忍蓋當時佛法未出
慕佛者如商丘之赴水火信手得珠而末法學
子又捨又愛且前且却于佛祖面目終未夢見

則正以聞法太易揀擇有無一念誤之也是故
菩薩之捨求聞佛法松上人之捨求永佛法將
億萬阿僧祇劫尊勝法幢憑茲樹焉如此則非
必碎筆研瓚公門頭而以筆墨作佛事可矣

後跋

松上人刺血寫大藏經計卷則一百二十計日
則三易歲而未竟也因爲余言血書之法必先
絕鹽豉則血不粘紙每日刺血杯許書字可二
千又明日則故孔痺別開一孔蓋舌端與指端

逝相吐輸每值潮時則血盛暑則血減且易耗以沉香煎和之因就視其十指尚如懸槌也經既成謁余父子題其後矢願持誦畢此生然後藏之名山陰藉天龍鬼神之靈阿護水火陽藉名公大人之言抹殺疑謗并囑數百年後血色黯薄慎無以朱墨加潤爲闡提口實墮後人信心蓋其願大而慮長如此昔世尊常有人以毛端滴水寄付卽受彼寄置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漸達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此一滴水

平等如故持還本人今松上人析骨析肉祈永慧命此其功德豈直一滴水耶雖然如來讚嘆布施隨讚隨毀清淨三輪六波羅密中皆以不住色布施爲大功德不然如傾一人頭目髓腦于摩伽羅王口中恐猶未滿一滴也松上人徵詩
余余適抱先妣之痛不能韻姑以一偈荅之
會余爲先妣寫心經往生呪完遂以千佛錦一軸奉施以資冥福余且復寄一滴水于松上人矣上人旣不自多應不厭少幸爲我持此

以見如來隨錄偈語于左

人身等虛空 不受諸業相 四大爲蓋與

乘載萬埃鬱 惟人夢覺神 與此出入息

譬如海中火 倏忽光影滅 又如曠野風

過耳疾無影 卽此白骨具 髡然等頑石

何以受諸業 惟爾濕相聚 以茲濕相故

嬋媛當暖觸 愛河波浪翻 過涉滅其頂

以茲濕相故 夢食諸臭穢 同類互吞啗

爪牙爲之使 以茲濕相故 煩氣自胎外

三尸得棲托 蛻蛔守腸胃 以茲濕相故

浸漬作濃汁 朝爲姣好顏 夕死尸胖脹

以茲濕相故 搔摩覺疲苦 蚊蚋因噴噉

何況刀刃刺 疾痛迫無常 呻吟以求死

惟是恐怖根 獄鬼冥相攝 湯火及碓磨

魂魄尚呼詈 借使血肉離 痛之復誰是

是故善知識 猛發大施捨 恒河沙七寶

不及我毛髮 誓捨有漏軀 供養功德水

闌班十大部 字字刺血寫 故是涕唾餘

湧作寶蓮色 千年化爲碧 終勿亂朱紫

在所獲護持 惟此血誠在 學者執疑情

見謂無功德 達王喂饑鷹 薩埵施餓虎

不愛頂踵盡 鷹虎得濟故 如來大法乘

何用腥污染 碎肉餉虛空 虛空不能受

持歸向何所 無乃勞苦費 夫惟有所受

種集諸緣業 餉空空不受 萬漏一時盡

燥風從西來 嵐雰霍然散 皎皎情塵亡

還我虛空體 大願大圓滿 小願小究竟

大者普賢願 弘濟十方衆 小如朱壽昌

寫懺得見母 善哉蒲塞行 法輪欣有托

鄙亦抱區區 稽首告仁者

題管夫人竹

管夫人畫子昂題非但翰墨兩絕真千古佳話
吾州有趙凡夫者居天平亂山間于灌木叢篁
中建藏書閣足跡不入城其配陸善詩古詩風
氣迥上的的漢魏郡中以詩名者皆不及也余
嘗偶過凡夫淪藕漿飯青精讀陸夫人詩時薄

日穿松輕颺憂竹蕭然有遺世之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管夫人輕綃染艾葯強排風雨沃以嫩涼梢倘是求爲陸而不可得者余因識其姓名于卷尾想見管卿有知必軒然自笑得友晚也

題仇實父桃源圖

此仇實父摹趙千里桃源圖憶吾吳二三月間湖中盤螭桃與舟里梨俱爛發如海雲蒸霞初日照雪山中人徃徃取花瓣雜茶芽中待游客而士女多且夕營酒虎阜片塲無肯以一葦航者由是推之雖桃源在前漁人揖而入之間津者亦不多見也

題彭興祖篆刻後

余不知篆法徃徃窮古今印章心儀之古法圓今法方古用筆因字勢今用刀因印地古寓齊于不齊今寓不齊于齊古取雅而得媚今諱媚而失雅此其大都矣自漢法失而唐唐又失而宋元宋元印章如熟絲織網都無雋氣然刀法

固自圓也。自比人耳。慕漢篆而不知其法。於是
以麤硬爲古雅。平滿爲整齊。牙角虬然。篆隸法
雜而古人風流蘊藉之意都亡矣。故禮失而求
野于奴書。市工寧有取焉。適與祖示我以鐫刻
而喜其與見偶相印也。因漫書數語于後。若與
祖翩翩雅才多藝世其家諸先生艷稱之。余可
無論云。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于
世。今陳于吉氏復出。所新鐫文忠行書碑。文示
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
此特以行草故。擿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絕去
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于粗服亂頭時者
是真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
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掛樹。強弩射潮者
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
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
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

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于斯文矣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崑之父老爲余言甲寅年禦倭事未嘗不流涕也時令尹祝侯貫甲登陴與賊相拒者月餘賊穴城以入幾破矣恍惚神告曰賊在足下啟譙樓板而賊見遂殲賊城完侯釋功不居而推諸鬼謀曰卜將軍實助余民亦遂嚴神而釋公又五十年有汪惠者建義爲邑人倡始專祠公于

卜將軍之陰吾乃知無功不酬無報不食匹夫之誠數世猶耿此樊侯所爲愴然有感揭而表之爲勝生祠者也樊侯治崑幸而海波不揚不至如祝公常在矢石蒙衝之下而克廉勤苦危其身以惠民不啻過之蓋蒞官六年竟不勝病以歸其歸也囊無崑山片石僅腹貯婁江升斗之水耳雖欲不留數椽于民間其可得耶雖然吾恐侯之警然不屑曰猶夫近世生祠也姑綴數語于公碑之末以明侯之簡世榮薄吏譽雅

志如此俟數世之後碑侯者攷焉

附

學藝初言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束縛得人
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薦舉法廢書判

詩賦與今之經藝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
愈平實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捉摸自
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兒戲者
如秦豆氏教造父於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
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
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爲此非難非易之
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二三場以盡其胷中所
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侈言時

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真可與傳註並傳此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意耳試卽吾輩熟習之人而細翫其文正如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場則取材泛濫不必肖矣天下有無文而有豎立者有能文而無當於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體我

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笑可也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宗也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有拋家棄產悅珠宮梵宇之麗而據以爲己有者我

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蓋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遁放無寧支離故去彼取此乃近日網弛俗厖而文

亦如之士不通經不明理惟立異之爲事有
題於此大抵以事物爲粗而言名理以省察
爲粗而言覺照以當然爲粗而言所以然卽
如顏子屢空認作空諸所有之空并以子貢
貨殖爲學殖將落之殖風流至今一部孔孟
盡更面目其可鄙笑更有百倍於此者此豈
不凌侮聖賢蔑棄國紀而憂時之士所不忍
見者乎欲醫狂病先究病源禁怪文尚難禁
怪說甚易特未嘗實有意禁之耳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典歟曰否六
經之與時藝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
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
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爲當行今以二
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况作者原不
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逢陣便擺而已且無
論於題帖不帖而試究其本文字義云何豈
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以後所用之二
氏則又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

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於人情情生於題情之用
在勢要不出於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
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
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
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
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
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多變如
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

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總屬布
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
但守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
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
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騫于題外爲奇搜
剔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
人遂真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
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
必直捷簡易而憤憤者必艱澁支離理直者

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齟齬縮舌筭定者
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
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
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盱衡誓衆者
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
必直道家世而單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
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
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
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
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格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
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
容文物者之爲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
成者之爲尤雅也人知鬪茸粗淺者之爲俗
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齟齬者之爲尤俗也
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之高
第至於練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
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耳鹿

門昆湖方山尚有擬議自茲而外邈乎遠矣
無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發枝以梅傳杏非
龜之毛兔之角也實題虛作法也謂如酵麵
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
也謂裁縫密熨帖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
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刺山而望
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於本來面目毫不相
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
鹿門云文之不宜於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

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
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
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
神法度者必共厭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
品文章皆然

文無竒正總之有一段真精神識見則善矣
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至
司厭偽神奇收偽平淡常太息於斯言當壬
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等膚淺文字而余料

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爲僞則僞平淡必不
足以勝僞神奇者勢也僞奇約有數種舍昭
昭求冥冥去堂皇覓窟穴者類說奇醅醢于
史齷齪餽釘者類詞奇顛倒主客頭長于身
指大於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僞奇則自不
能奇而真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飾青
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但取
宜去僞以辯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選
中雅變一欸亦未盡真奇之變猶以爲彼善
于此庶逃楊亦歸儒之漸云耳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
余曰不然子是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
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
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
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
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
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
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

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
爲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
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奧
思竒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
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
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
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艷累老震川
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場古道之復吾不得
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感尺
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闐筍處也古人布
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
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
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
焉

國家定試士之格其優等不過曰通余家有
前壬辰乙未墨卷榜首只批平通清順而已

此不但見先輩古朴而亦見先輩得文章大意
意識通字之難也近世未求通先求奇遂至
步步枳棘少一篇首尾成章者真可喟嘆惟
夫下劣之士始諱而爲平通而究其血脈神
理謬盭殆有甚焉無惑乎天下之爭好怪矣
程式之始於隆萬何也曰文而反之質也如
移江河而之山也蓋自古難之矣禮部式士
以弘正文爲鵠此可令士率從否耶抑姑言
之而不必其從乎故不如就近時程式稍示
筌蹄規格未遠步趨尚易而學者已如移山
之難矣况乎其前此者也

然則執此以應制科可必得乎曰是何必然
但吾儕讀經書識字理一旦塗墨傅粉妖聲
鬼氣明知其不可而蹈之得無慙於衾影乎
世變旣爾作文者固不免酌量古今而在有
司則自應洗心滌慮爲國家求明經適用之
士若猥逐兒童之好而惟熱鬧嘈雜之是尚
以不可解者爲解則不知其說矣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
讀書則不能工惟時藝亦然上乘之文着不
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真膚淺文却
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
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班班駁駁
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
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真處下筆之時如織
純錦梭梭頂接何處可下雜色又如食前方
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實實讀
書則文體不正而自正矣

文章與時高下的的不謬非文章關世運乃
世運自兆文章耳以氣運論文不當論其名
家傑出者當論其大凡成弘之文如嬰兒之
始孩渾是一團元氣至嘉之中年而後神骨
才情始暢茂而完足癸丑而後膚革充滿神
采爲所障蕪不免癡肥至隆萬則擁腫一清
而氣亦少索矣然筋骨固自在也午酉之交
奄奄就盡流至今日非但怪誕者化爲鬼魅

魁魁卽世所號爲平正者亦如跛眇具形骸
體戴髮都非完人當天下一全盛之時而元氣
渙散有以水搏沙之象是則深可慮也默移
之道又不在文章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體可卽正乎曰甚難彼劉
幾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爲怪以投
時好一撥轉卽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爲
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胷中譬人生不識菽粟
菽粟何由而進臨場之時一班後生苟非遲

鈍不能變化者類皆搖唇鼓掌慕爲新奇其
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卽欲倉皇改步而常苦
意跨兩歧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
則有司之所好反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
不從令亦勢也文體何由而正故釐正文體
不在口說亦不在臨時非以真精神實倡而
徐導之雖三令五申祇爲戲矣

然則應制科奈何抑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
有無之間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

請畧論之凡文之蓬蓬勃勃如畚上氣者利
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
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牙牙直直
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遊魚
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窣窣如蟲行蟻息者
鈍之徒也如物在口探之卽得者利之徒也
其結嗇胸中若嘔若哇者鈍之徒也如世厲
鼎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
碧者鈍之徒也宮商雜奏嘈然滿耳者利之

徒也獨坐彈琴如怨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
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
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
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
冬則剥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速售得
秋冬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淹此常理也蓋相
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爲主非必五官
六體事事稱量乃爲無失相文者但疾讀一
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細求之則十

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
早發則已不發則遲迴審顧或英華消落而
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
卽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收功
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邇相倣倣邇攻
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
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
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參差不齊此則
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
利鈍也彼摘字句爲瑕瑾據成敗爲著龜妄
以一人之目臆決衆目又或附會衆目爲一
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續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某白某欵啟寡聞之民且又敗挫足下乃過以其所短者見問甚愧甚愧僕非但不能也兼有不可者三今時人纔脫舉子籍便擬高坐泚筆抹畫如塗鴉爲士者唯諾引遜以爲禮有如旁

緜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出一口則衆共譁之其不可一也士見其材而
不售屢矣人將曰是必且迂大艱難其說以覆
已短而掩人之長也是必不可信也其不可二
也諺曰水清無大魚文之是非與成敗本不相
組合蓋比來每覺精詳條理者居後而宮商雜
進者居先予求我以刃而我授以犇當乎其不
可三也雖然僕之從事於斯也其亦久矣雖曰
未能蓋亦有所見效所見于吾子雖人疑人笑
夫何傷夫文章者以代吾之言而兼以代聖賢
之言也言有茹者吐者縱者橫者直指者互見
者偏張者合唱者體萬殊也奧衍如曇老怪特
如神鬼都雅如縉紳真率如田父幽深如騷客
噴雜如八方之音局異量也然亦均之言也言
豈有離乎人情者哉吾欲以文論文則先賢之
所評述備矣愚者旣迷不可與言而喜新者又
以吾言爲陳陳而不足聽則莫若以言之情論
之今夫人有不悲而泣不喜而歌不病而呻吟
者是謂有餘於情其有哀不涕洟譖不膚受怒

不裂眦笑不開口者是謂不足於情是皆媒妁
養母之強爲貌者也非真也故曰寫光景其有
七情失位或當喜故怒者或一日之間忽歌而
忽泣者或當恩故怨者或一人之身倏親而倏
讐者斯其爲何如人耶故曰究指歸左師之動
太后魯連之懼垣衍戰國之士每用斯術以取
捷口吻蓋所謂苟得其結則連環可解故曰審
肯綮將有所開白也不先以豎義而詞旨混矣
不繼以緩詞而議論窮矣不極之敷衍而情不

暢矣不終之結構而聲不闕矣虛實不互相分
合不迭用素繪不相宣正反不相發而言累複
矣格歆墜矣聽之者厭矣故曰識步驟聖人不
能使手行而足握口處高而眉處卑且話兒女
於大庭則褻談朝典於草野則侮䟽戎馬於朝
陛則亂講揖讓於邊鄙則危雖欲離方遯圓然
亦各有當焉故曰閑體則雖然談吐之則具矣
而善言者又有以抑寓揚以徐爲疾以無造有
如西方聖人未嘗學幻師易人耳目第守其耳

輪自廓之位而互用之神通出焉故曰達變化
人胷中理不豁然則氣不浩然雖平日辨如飄
風而臨出趨趨期期在口故曰明義理藉使顏
子而疾言季路而濡舌賓主之語互相參入使
聽聲者隔垣而不能識其人可乎故曰依口氣
天寶弟子雖聲貌俱盡要自有大肉風流降而
里社蠻貊傲傲歌舞曲靡下矣故曰辨品格於
人前刺刺作楚語固非雅矯之而爲胡語爲漢
語於齒牙間嚙嚼作聲要不可謂斐然是以輪

轅敗其車也故曰修辭章此十者吾所謂文之
完也然其間有緩急焉能行於變化工於光景
當於肯緊審於品格而兼有諸長者上也能執
其步驟守其體則辨其指歸者中也或於數者
未之或知而長爲修辭曲暢衷意者下也自守
溪鶴灘荆川震川以後上焉者不得而見之矣
吾僅以其下與中者自勉兼與天下相期而又
甚怪其不然蓋今之人責已恕矣而其責人者
愈刻有以爲貴渾厚者有以爲貴竒特者有以

爲貴高古者摘瑕索癥嚴於毫忽斯殫然矣然
吾以嗜必昌歎滋味成癖行須隸耳責望少苛
文亦何必爾爾籍能得吾之中術爲竒爲平爲
高爲下隨性所近毋不可成其家言何也人而
五官百骸與神理相扶能蠢然運動不至殘缺
而爲跛眇死朽而爲髑髏矜飾而爲優人傀儡
斯亦成一面目矣所病於今之文正在未成耳
蓋有六失有五疵請得詳數每遇題不尋題旨
向背但彷彿時藝以爲青黃就影摹影以鏡照
鏡去真遠矣失一知求句法不求章法冠履有
衷倒置卽錯失二本無佳意支撐慣用疊語本
乏實學唐塞輒借累字失三點綴題面字目便
謂巧絕橫執春潦蔑棄河海失四新尚圓活尖
峭痛惡深求竟廢實講遂使奚奴代王畫餅作
糧病五枝不從根葉不從枝生理絕矣更縷玉
剪絲何益病六何謂五疵縹緲者尋得一縷抽
爲萬緒而今之文絲頭亂伏隨題布擺柱骨如
麻疵一水火不相見左方則廢右圓而今則始

不能擇繼不能捨話頭旁落跨入兩岐疵二每
作分題而前後俱合每作側題而前後俱平作
合作平亦如之狐裘而羔袖其服龐矣疵三擊
毋而子不來擊首而尾不應雷動而雨不隨蓋
瞻前顧後既缺苦心應弦發機又少餘力疵四
肥瘦華實不相稱量于是有面長於身目大於
口珠弁而草躡者矣疵五此六失五疵人比比
犯之然亦多有暗於全體明於一曲者卽未明
非之亦可舉告之或易入也乃今賢智之所馳

驚凡愚之所驚詫而不知其靡入於庸俗者弊
又有二二者蓋潛於膏肓隱於世變以莠亂苗
之甚者也歐蘇文所以逼古者惟其師意不師
迹耳今作文不探雋味而動思用古大指謬矣
及其所謂古者又不過餽餽隻字寸言以爲工
其究也遂至生荆莊叟車裂史遷爲後進輕浮
剽竊之輩開一便門如是者命之曰口套聖賢
每從庸言庸行立論未嘗矢口談玄說妙而比
來文章不問題面之深淺輒欲參入禪關虛實

出入等境界秘爲密藏實際覺照等一字句葆
爲寶錢彼若以爲棒棒見血我則爲彼拳拳落
空耳如是者命之曰心套此兩套者非不可以
獵俊聲得高第也然而掇實者進則傾心寫意
之爲迂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絀循習日
久作文與閱文者耳目心志皆注於此捷徑開
而正路塞矣此吾所爲尤太息者也吾嘗與一
二知己私評文運與時上下的的不謬卽如昭
代之文成化以上太和盎然如嬰兒之未孩至

弘正之間則骨骼神識盡具獨未跳跟爲狙僮
態耳實於壬癸縱於戊辛迄乎庚癸之交而英
華露矣骨肉和停神明正王叩景彈響窮形盡
相蓋文之變態極矣盛極不得不衰故至午而
神衰至酉而骨衰以後二十年皆充然奢費所
謂血肉行尸中所存者無幾矣漸靡至丁卯而
肉敗餘有氣耳至庚辰而氣繭餘有筋耳比兩
年則筋脉斷矣乾皮皺膚戴衣冠而行累累弗
勝甚矣請試度之瓦琉璃尚能經幾變耶竊謂

盛衰如環况國運邳隆文章之往也豈其不返
士生當此時苟不受伊吾之業則已耳如旣受
經爲博士弟子而徒束于成敗惕于毀譽不能
竭才積慮挽其必趨之勢以紹隆先進因陋就
簡竊爲壯夫羞之僕口不談文久然尤不忍盡
棄其敝帚忘其身之鄙與賤與世之所謂三不
可而諄諄言之者倘亦有所望于子也子其勉
之老馬不能行遠而能取路幸毋執其所能以
笑其言某頓首頓首

朱虞葑大尹

明公之於不肖計已三四施而曾不一奉見比
之踰垣閉門殆有甚焉煩明公爲削去客籍毋
再辱玉趾以重不肖之過則善矣去冬席次偶
道及故友張生不圖明公以其言爲可信遂褒
恤而表其閭嗟乎此何時也右通而左方二百
年無此事矣衡嘗私謂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
趙總不離俗今明公首揚隱德度越古人雖然
尤有獻焉窮鄉白屋之下廉夫貧婦常有而好

德之賢侯不常有豈無汶汶而沒名不出里閭者乎惟明公以此意廣之倘更得表章一二則不惟悍訐之俗禮義可興而吾友溫恭人也亦不以同善異賞惴惴抱歎于泉下矣書生干及政事罪在不原惟明公諒其心之無他也而寬之

陸靈巖業師

夏秋之間老父瘡痍并至千憂萬苦扶將出藥籠中不圖魏闕之夢儼然及之今受命未及一

旬也而腰帶已減數圍嗟乎親憂而憂夫子將謂衡何哉凡夫子之所以責吾父與教不肖者甚嚴且正老父舊時皮骨師所憐也今十又去其七八矣倘以此而試之當衢立名與居名孰難言事與成事孰易衡童子也不識大體其愛親甚於愛天下進而捧新命竦然而警退而見親容又焦然而歎且愛吾父者莫如夫子今夫子將以吾父爲飛鳧乎以爲樊雉乎則衡可知也浹旬之內聞吾師將給假東還衡家倥傯敬

當掃室布席以待從者茲不多言

蔡肖兼太守

敗軍之將且不與語勇况三乎世眼青白橫生
人情苑枯翻覆始終不能捨身鷄肋乞食蠹魚
計惟有裋身立行不獲罪於父師緒局一着如
此而已老先生幸有鞭策之

陳抱冲孝廉

伏惟令先公老先生幽潛之光彤管爲華蓋至
今日而考德者無憾云是殆名德與孝思鄉評

與邦譽四者合而盛媿始完家君不過推波助
瀾觀厥成而已吾丈何辱謝焉頃從使者訊起
居吾丈且約同志游武林讀書吟嘯其于將加
銛武庫加富一經生業何足當此文豈徒求勝
于今之人已耶若弟於此道廢日久眼不識之
乎爲何物比復內遭沉憂外驚且網始初嬾拈
筆今并閱卷亦厭之大忘之中所未忘者東歸
一念耳時下病親乞田理棹有日倘幸而及丈
未行得與談席考鐘伐鼓于聾聵之側惟聽然

一笑不能復辨商徵矣大兄見當自知非敢漫也聞後宮生蘭之耗尚爾有待獨此爲懸適待老親藥甚遽草勒報音百未一吐惟存亮幸甚

周二魯尚寶

往者讀先生文章如見先生於掌輒咄咄自歎曰宇內有偉丈夫焉而不得一見豈人也哉則慷慨泣下者有之繼而得見先生矣可以吐肝膽而獻之左右矣而竟不能逮去歲又得見先生則酒籌交錯席相接也且先生又溫乎自下

渠渠乎若有意於其爲人心輒自喜自謂以十年企慕之心庶得間以自結於長者而又不能嗟乎古人千里負笈及不謂遠執鞭終身不謂汚布衣而通刺五侯不謂無耻蓋豪傑之以精神相契合如此今不肖旣天假之遇先生又假之色而乃拘士人之小節以爲寧靜無躁寧簡無煩遂抱區區而不露卽不肖亦心歆焉豈意先生之識察我一至此也不肖愚而不嗤之賤而不鄙之倘者猶以屋烏及之也乃如不肖兩見

先生兩不交一語投一刺此何以辭焉而先生
顧曰子雖落落豈無心於我者哉念斯言也明
月夜光不足爲報惟有買絲繡作平原君耳家
間愁病種種鷄肋之業不能理又不能棄敢問
如之何茲因黃凡歸借之作郵聊布其一二如
此

呂渭陽大尹

不肖衡猥以編民沐甘棠之餘蔭一簞一壺未
效懇款而臺下薦寵賚之九鼎爲輕十朋非寶
真使人欲剖腹而藏且捧心而媿矣恭諭臺下
鳴琴之治報最以條賜壘寨惟不過萬里發軔
何足爲明公榮抑富鄭公有言活饑民三十萬
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不足爲明公榮乎哉愚父
子托知微福叨竊已甚但恐白駒之繫未寬黃
口之羅尚在徒蹙蹙風塵中爲吾父母羞耳不
識明公何以教之

彭義陽尙寶

生願一識韓荊州又辱附世誼執鞭之慕雅不

敢後人顧刺相交于長安道中終不及一奉顏
色無任耿耿衡之于文猶醯雞也每讀兩傳憤
懣不能通苟得五同稿一印正則環結立解甚
矣兩先生之深于春秋也雖然于李王面目不
肖終有昧焉望先生更以經術訓後生且簡召
維新又望先生勉旃三立以經術報明主愚父
子不勝惓惓拙構數首聊塞來命伏惟裁教幸
甚

屠赤水儀部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嘗
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
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扼腕談先生甚劇頗
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筇挈五色古錦囊徘徊
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間倦則枕書而睡據梧
而吟草耕木茹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竈不
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
樂否又不知彼青蠅弔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
如先生否諦思之真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

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清狂廢其實尚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遽已爲人揶揄要之萬世所笑在彼不在此若不肖則被以至醜之名至辱之行彼譖人者咄咄漸逼雖然吾道是也至聞浮游不根之口群飛刺天甚而欲穢我淨土則劫風輪薄世界且不知所終吾乃始怒然懼世矣不見先生詩久頃捧咏大篇竟日若笑若泣酸風射人急奏緩歌一章以破涕窮居寡和操漫不知宮商幸勿以故墨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吾長卿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喫緊安在家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錯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華述齋都事

平生慕吾丈如祇樹禽芝田鶴而幸於長安斗室中獲奉晤言交臂未久遽爾言別然清風朗月未嘗不思我玄度也頃復辱翰貺侑以新編

憤憤間一擁膝而吟雖坐八斗塵中居然有濠
濮間想矣恭審榮任已歷時日戴幘執手板折
腰上官前良苦良苦顧惟不苦此乃爲足下耳
有才如此當途者曾不能於格外賞拔而竟落
骰子選豈非朋友之過家君黽勉世途迹與願
違且比者人心潛於太行省闈危於邊境但得
一日反其初服便如嬰兒得乳其他無所復論
矣弟閉置此中邇更病目觸境盡憐人卽報不
能手勒幸勿訝也

何震川宗伯

自寄迹都門末由一通問候頗論考槃碩彥戰
勝益肥東山經綸時小試於閭里之涸鮒是亦
慈雲悲雨之一滴也家君失計出山又適當三
空六逆之世遂不免爲國懸贅爲衆射招鍊就
百忍幾且狎而忘之但不敢以滑稽模稜之行
開後世笑端耳

武君陽趙瞻雲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

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

袁了凡王政

捧讀尊翰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着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殮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稽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着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馮文所妻叔翁

伏承遠書唁存感往撫今淚不可攬蓋室人之

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
中乃次兒磊砢有奇骨方欵欵翔舞膝下而遽
以殤死則意外甚矣鄙生不辰累遭骨肉之慘
然往時正如短夢啼笑未真今天故使之綢繆
亭育肺腸相拈而驟以冤親相繫人非木石亦
復誰能堪此妻亡以來徬徨不知所寄欲以玄
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
昨亡視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此後不
敢復置齒牙重以新愁如亂絲入手無緒姑欲

倩高公斬之豈堪再描寫耶已矣死骨未朽生
肉半寒雲慶月華杳無處所惟是歸時一念菩
提神潛萬里冀是靈心綿邈不與草木同腐耳
來諭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
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耶彼不過謂焦芽死灰
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
之乎一字不知兢兢者之憐而赦之不也外具
粗帛告哀拙記二冊奉覽羽毛如便尚冀嗣音

又

不肖斷鴈哀鴻之苦彌長彌深卽目前六十一
歲姑供婦役七歲兒執母喪慘酷之極可謂無
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兩日咄咄自歎
賦命竒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
脚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餌含鈎愛河翻浪
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奈何不敢專恨命也以
和治睽誠頂門一鍼家君比來作用似亦不甚
別而下之睽而睽者易調上之同而睽者難調
遇雨之效漸不可幾旦暮且投効歸耳近日惟
一種把持政地者能白日生羽翰此外雖有長
才異能總屬第二義丹砂自不難成不知王方
平肯作麻姑狡獪變態否也

公孝與

以孝與之才三十許爲諸生何所取盈於造物
而復阨之至此功名浮物耳何足以芥蒂豪傑
蒼蒼者且以六親爲鼎俎七情爲鑪炭而長試
足下於甘苦啞號之關足下且奈何哉不佞弟
讒廢以來以彼五窮窮我五技一束救帚已久

置之房次律甕中顧肥遯未能卽旅多咎長安
一萬戶出門無所之退循書卷又苦中熱日惟
黯黯視妻孥苦樂百耳而婦又死矣奈何乎足
下尚有竹素之好差可自樂若不佞弟先已望
洋而歎棗昏木鈍私心樂之卽北海若不能傲
我以大觀也愁緒如織臨箋惘然

申經峪孝廉

漆園鼓盆一之爲甚至於三鼓豈復成歌恐亦
不免動夜犢之悲隕雍門之涕而况於我輩也
伏承伯父兩兄諄諄見慰薄命之人得寵若驚
謹此九頓首以謝

沈日峯知縣

弟性素昏懶而殊不喜憂常鼓腹笑曰世上安
有皺眉事此兄所見也乃自大父沒而憂生兩
婦死而憂漸長至今則遍身體都是憂悶然受
之無可言矣蓋老父母哀勞以來積困成疾呻
吟之聲遞相續而老父爲尤甚比者脾疾遂大
作粥飲不下數匙肌膚色澤十減其七八而性

又雅不善排遣就醫不可絕客不能衡且朝夕
扶將調藥餌之不暇而暇及其他乎筆硯之事
輟而不講久矣三秋若馳倏忽虛度上負知己
愧恨何言乃若老兄雖一城斗大未能展錯大
才而擁笏垂魚出入覲兩人自是不惡何感而
咄咄自歎兄不記南窓下閣筆咬指兩手爲禿
乎似此苦惱亦何足思也二三兄弟落落如初
裳甫老大得兒朞月竟天獨兄差爲吐氣而位
不稱德蘭茁未芽倘亦造物者顧才而玉之耶
天地間惟聖人能合命亦有剛強者可抗命弟
故於子息上亦未甚着意諺云未得其母安得
其子之謂也輒有小詩奉懷并上一笑

蹇理庵撫臺

不肖輕塵弱草萎弃自甘不意閭浮大樹亦爲
蚍蜉撼動老伯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
者昨薄游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想者豈待揭
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奈何哉唾不至
天還從已墮其于老伯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

絳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傑以老伯爲戒則壇圉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
長太息者耳某驚茲之鳥絕意高飛橐筆塚書
自謂可逃造化之忌而酷窮未已一婦一子相
繼夭亡寃親刀俎備嘗之矣但得留此皮骨再
見長者卽已厚幸豈得復有妄想也

申經峪孝廉

奉手書固知六逆殄行朝野同慨家君含辛茹
苦成得一事反增忌眼之熱亦復何堪計惟有
一歸耳乃吾鄉刁訟橫起蝸蟻沸羹又有甚於
輦轂者以所聞令外家之事何其愈出愈新爲
政者不務使陂池塘澤各鍾其美而必欲鋤之
使平且無論體統蕩盡風俗壞盡而亦豈所以
爲小民之利乎愚父子嘗太息於斯蓋漸恐猥
偷食人桑田化海而非徒爲師門一家之疼熱
也

馮琢庵宮詹

居常疑今之交情太易或難太深或淺誰能隔
垣墻見人而遽輸肝膽者文字之交猶近心善

哉乎言也以文徵交亦有兩言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以喉見先生之文自見其人雖不交一臂
者精神當自往况及事先生者乎家君顛顛抱
樸與世多牴牾顧獨以緇衣好賢之心爲先生
所知昨猶借聲而揚今且欲剖血而哺之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別諭諄復可謂精貫虱心妙伏
鵠卵敬輿讓微子瞻遜實天下紛紛非命世才
不能定也其在先生乎家君亦是訓是行奉尺
度惟謹出閣之事雖未美滿夫亦爲之兆矣獨
聚訟如荳泣釜內御朝如電閃雲中究竟兩端
實互相根抵上如暗中視明下如明中視暗各
不相知各持其是今所謂似隔絕似决裂耳後
必有真者方其似則人皆能言及真則人又不
敢言要之衆口之求多皆忠臣義士之資不足
恨也先生金緋侍子舍樂不可支春蘭自芽豈
追悼秋風之敗承示欲踈筆硯竊恐未能天生
先生廣長舌不說盡三千大千法豈得遂入嬾
殘門頭夫織塵不起晏坐而萬用歷然如是則先生

退盡時也若不肖才不能半斗讀書不能盡一卷雖人休而我不休尚不如人矧原不如人者九方臯之鞭駿馬見之決驟若駑馬效之則蹄而絕矣人豈不自知比亦絕不染指獨有亡婦哀詞數章欲博先生一言爲亡人不朽之寄若惠然見許幸附便郵致之

寄公孝與

重辱報函回環捧讀四年前相與光景忽若夢見旣感且憐又爲兄喜也人當此陰陽之罰金石可銷而兄之靈心秀穎絕不爲愁慘之所耗磨窮愁之所窘縛天生此才豈偶然哉弟嘗言兄才腴弟才癯弟今爲已醉之楓而兄且爲方黃之柳養氣待時而已不憂不遇矣第來書謬相崇飾譽望過情以生平之知不宜有此弟之心腑能擊斂而不能發揚兄所知也此次入長安更掩閉如三月新婦邑邑不可言每日高春而起與守閭親故談晴說雨賭棋數枰惟市語與呵殿聲耳中訇訇然俄而歸鳥如烟小鳥啁

晰簷際則日已向夕如是日夜不幾何而又一
寒暑矣比浹月之間失一妻一子生趣都盡坐
卧威儀總不出尋丈之外天刑人忌曾不少假
而不意老鶻空中摩拳有探巢之意閉閣思過
怨艾無從吾見試設身處地且當奈何哉願兄
且姑置帝平之頌思得一市朝中山林者以處
我則不佞知所托足矣

馮文所

讀來翰桂林昭州烟嵐雲氣橫來樸人不覺
與色俱飛也乃知四天未垂不令佳山水沒沒
而鷺濤未發鳳彩猶含門下第出其囊底才以
黼黻河漢自是造化靈氣一開闢也某自脚踏
長安門望城外榆錢柳花已作寶林祇樹想石
洞仙人自歌自舞何緣作此好夢伊吾之業已
東而廢之以鈍就懶忘廢頓盡自守妻子理藥
物之外惟與二三親友閉門飡餽作牧豬戲
度日若有暇究天地所窮際則先究此人我是
非所窮際矣家君種種艱苦前已具訴今上下

相持於毒風暗雨中溺未及胥舵師已在其咎
比所爲強顏再出忍詬而待者以前未了事有
餘覲耳今彌覲彌遠極不過明歲決歸矣閣部
不相能邸報可見顧考功素稱知己亦絕不復
往來彼避羶遠賦一至於此可歎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14/18

